



大关南苑社区

10多年的便民服务站突然没了 昨天只有“老太婆”和“老胡子”在等生意 能不能找个合适地方再开起来？

5月9日,赵先生打进12345热线:大关南五苑后面有个社区便民站,已经设立10多年,很多居民在这里修电器、修鞋子、理发……物美价廉深受欢迎,前几年社区还专门装修过,但街道最近拆除了便民站,不少居民建议重新恢复便民点,能不能给这些便民点找个合适的地方落脚?

记者金洁洁核实报道:昨天下午,我们在大关南五苑后面的科普公园边上,找到了便民站的原址——在一条100多米长的人行道上,原本这里搭了17个简易棚,聚集了裁缝(修拉链、剪裤脚)、修小家电、修汽车轮胎、修钟表、补鞋、自行车打气、配钥匙、理发等手工匠人,都是当地居民。4月26日,这个存在了10多年的便民站被拆掉。

昨天这条人行道上空荡荡的,只有两家小家电维修点,三轮车是他们的全部行头,还在默默等生意。按大关居民的叫法,这两个维修点各有蛮接地气的名字:一个叫“老太婆维修点”,另一个叫“老胡子维修点”。

“老太婆维修点”的摊主,是一个对自己年龄保密的阿姨,由她和老伴坐镇,在这里16年了,“配件批得多了,想把这些东西给修修掉。”阿姨坐在小板凳上,跷着二郎腿,一边等生意,一边谈起自己生活的那点事——

老头子快80岁啦,做水电工,老客户一叫,他就上门去维修,我比他稍微年轻点,以前在电视机配件厂工作,修电饭煲、高压锅,是老头子教我的,这么多年了,还不懂这些,岂不是老年痴呆啦?我有两个小孩,都成家了,能自己照顾自己,不来麻烦我们就已经够好了,我有1000多块钱的退休金,老头子没有的,我们就在这里修点七七八八的东西,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。你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?过一天,算一天呗。

“老胡子维修点”在对面,两家做同一个行当,但保持了一定距离。“老胡子”是一位两腮和下巴长满胡楂

的师傅,今年58岁,以前是一位电工,会修小家电——电饭煲、煤气灶、电茶壶、台灯都会,“我们就是混混日子,赚点生活费。”老胡子说,家里就他跟29岁的儿子两个人,儿子还没成家。

会不会重新恢复便民站?
要先找到合适地方再说

便民站一拆,他们的生意就冷清了,到昨天下午三点,他们两家维修点,一天还没开张过,“老胡子”就站在屋檐下,看居民们打打牌。

“摊儿不摆啦?我在裁缝那里做了一条裤子,现在到哪里去拿?”一位大妈走过来问,维修小家电的阿姨说,“哦,修裤子的人住在南4苑xx幢那边”。

“师傅问下,这批修东西的人到哪里去了?”另一位拎着LV包的大姐说,她家的电器有个小毛病,都拿到这里来修,很方便,有时候还可以上门服务,蛮好的,现在这条街没了,想修点小东西,都不知道去哪里找。

“打气1块钱,修一条拉链15块,自带拉链6块,剪裤脚5块,剪头9块,比附近理发店便宜1块钱。”张阿姨老家是吉林人,住大关南八苑六七年了,给儿子带小孩,她说还是不拆掉好,想修点啥,上这沓晃一跑,就能搞定。

不过,也有住沿街的大妈说,帮帮忙,还是拆掉好,千万别再建起来了,这么一拆,整条街通透多了,卫生也干净了,大关南六苑的21、22、15幢的居民都拍手叫好,



现在只剩下两家小家电维修点

记者 金洁洁 摄

本来一到中午,几个摊主打牌的声音,吵死了,人行道也走不来,得走大马路,这里还有幼儿园、小学……

为什么要拆掉这个便民站?大关南苑社区的傅主任说,因为便民服务站是建在人行道上的违章建筑,虽然是方便居民的,但属于违章搭建怎么办?至于后续会不会重新恢复便民站,要先找到合适的地方再说。

铁佛寺社区·小区牛人

迷相机71年,收藏镜头60多个 铁佛寺社区有个“镜头之王”

记者 张超 通讯员 何茂红

60多个镜头,10多台相机,当大多数人还在为出门拍照没有合适的相机和镜头发愁的时候,他已经在为出门拍照选什么相机和镜头烦恼。

在西溪街道铁佛寺社区就有这样一位“镜头之王”——86岁的陈熙润大伯。

他收藏的最老相机镜头
出厂日期是1850年

平时大家形容一个人特别喜欢某样东西,都会说这个人是发烧友,而陈大伯恐怕算是“发烧友中的发烧友”了,他最早从15岁开始就接触摄影,至今已有71年了。

他现在的这些摄影装备,放在专门的几个大防潮箱里,还用专门的仪器遥控测量箱内的温度和湿度,用硅胶作为干燥剂。如果有人要参观他的这些装备,他第一句话就是,“你要提前跟我预约一下,东西太多,摆出来要好一会儿。”

我到陈大伯家的时候,他还在床上整理相机和镜头,摆得整整齐齐。陈大伯思维清晰,身体也很好。他跟我摆摆手,“没什么准备,只弄出来一半不到。”

摆放出来的相机有新有旧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相机和最新的索尼微单相机放在一起,一点也不突兀。镜头有长有短,数量最多的是日本产和德国产的,最老的一个镜头,出厂日期要追溯到1850年。

陈大伯是上海人,他说喜欢摄影也是受到家里人的一些影响。他的爷爷就喜欢到处留影,他的大哥也算是个摄影爱好者。在他15岁的时候,第一次在上海的二手商店里接触到了一些杂牌照相机。

“那个时候就是喜欢,花了几块钱买的,给小伙伴们拍照,那个时候不像现在,大家喜欢拍人像,感觉就是到此一游这样的留影,很时髦。”

50年代初,陈大伯自学了电子技术、无线电、物理和化学知识,后来在夜校里给人上补习班。“上补习班的人里有个赞照相馆老板,跟我关系很好,我们就说好,白天我在他照相馆的暗房里学习,洗照片的药水和胶卷我自己买,这样我算是正式接触到了这一领域。暗房听起来很高级,其实我已经搞了五六十 years了,现在家里还有一个自制的暗房。”



陈大伯把收藏的部分相机和镜头摆在床上

记者 陈中秋 摄

不收徒弟不开讲座

很多邻居还不知道他这么牛

后来,陈大伯进入当时轻工部下属的一家研究所,辗转南京、北京、西安、杭州,一直把摄影当作一项业余爱好。真正把摄影“玩大”,是在北京的时候。

陈大伯那会儿经常去北京东安市场淘二手器材,一眼就相中了一款小巧的镜头,这款镜头就是现在被某些网友戏称为“镜王之王”的kino plasmat电影镜头,德国生产,陈大伯花了60块钱买入,相当于他半个多月的工资。

现在,这个镜头被他用好几层塑料纸包着,专门放在一个小盒里,还做了镜头卡口。“后来我在网上看到,香港一家寄卖商店有卖这个镜头,10万块钱以上。”

到杭州后,陈大伯在研究所工作到退休,此后时间更充裕了,他收藏的镜头和相机也越来越多,甚至开始“批量”淘镜头。

“我有一个女儿、一个儿子在澳大利亚,退休后我也会偶尔会去住一段时间,没事就到处转转,结果发现了淘

镜头的二手商店。那些商店有个规律,三个月卖不出的东西就降一次价,我就等着降到最低的时候。比如说,有一款镜头原价400多澳元,后来一直降到了100澳元,我就买了,一共买了十几个带回国。”

现在,陈大伯收藏的相机镜头超过60个,不少都被他改装过,可以装在最新的索尼微单上使用,有年份的镜头配上最新最潮的微单相机,回头率也是蛮高的。

不过他说,80岁以后,他出去拍照次数也渐渐少了,只在每年西湖边的花展会去露露面,更多时候窝在家里看看摄影杂志。“什么《数码摄影》《摄影之友》《咔嚓》……每个月订杂志都要花200多块。”

陈大伯说,很多邻居还不知道他收集了这么多镜头和相机,他不收徒弟、不开讲座,只有深入到这个圈子里的人,才知道他的“土豪”之处。

“家里人不光支持,儿子、女儿、孙子也都很喜欢摄影,我现在最大的愿望,就是等今年9月份,宾得(日本一家单反相机厂商)生产的那款全画幅相机开卖。我很多镜头都是为宾得相机准备的,已经等了好多年了……”